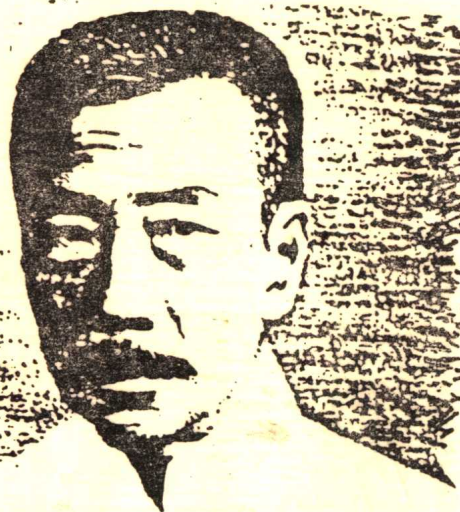


伊藤漱平 中岛利郎 编 杨国华 译 朱雯 校

LUXUN
ZENGTIANSHE
SHIDIDAWENJI

鲁 迅
增 田 涉

师 弟 答 问 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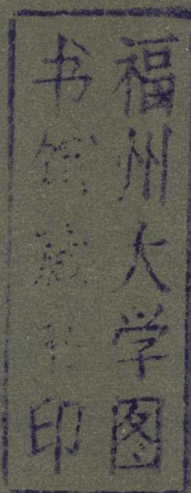
鲁迅
增田涉

师弟答问集

伊藤漱平 中岛利郎 编

杨国华 译 朱雯 校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SHIDIDAWENJI

鲁迅·增田涉师弟答问集

伊藤漱平
中岛利郎 编

杨国华 译
朱 雯 校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吴县光福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插页4 印张: 5.25 字数: 140千字

1989年7月第一版

1989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本

ISBN7-5617-0372-4/I·030 定价: 3.60元



鲁迅遗影（1933年9月13日摄影）

（原）摄影家田

1987/6/21



增田涉遗影（青年时）



增田涉遗影（晚年）

《鲁迅·增田涉师弟子问答集》中译本序

郭豫适

1987年初，我收到来自日本的一包邮件，是伊藤漱平教授寄赠给我的一本新书，即伊藤漱平和中岛利郎合编、汲古书院1986年出版的《鲁迅·增田涉师弟子问答集》。这本印刷装订十分豪华精美的书令我爱不释手。翻着翻着，我不只是感到满怀喜悦、兴奋，更为鲁迅和增田涉这一对异国师生之间的真挚情谊所深深感动。

增田涉这个名字，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并不陌生。远在1931年，他首次访问中国，在上海经过内山完造的引荐，作为鲁迅的学生，有半年多的时间，每天下午去鲁迅寓所聆听鲁迅讲解自己的著作，主要就是学习《中国小说史略》。增田回国以后，决心把鲁迅这部中国小说史专著译成日文。此后他在翻译《中国小说史略》等著作的过程中，倘若遇到什么困难或问题，便随时写信向鲁迅请教，鲁迅也尽可能及时、具体地给予回答，还常常绘出一些图形以助增田的理解。增田的质疑，鲁迅的解答，就构成了这部《问答集》的内容。增田所提的问题颇为广泛，他并不因为所提的某些问题可能被认为过于幼稚而羞于启齿，鲁迅也决不因为问题琐碎、稚拙而不耐心作答。有时，增田在询问中向鲁迅坦露心扉，鲁迅也亲切地表示自己的感受。这本学术问题的通信集，是一部凝结着一对异邦师生美好情谊的“两地书”，字里行间洋溢着的一片融洽无间的真情。

这里且举一些例子。增田问，“秋叶式”洞门是什么样子？鲁迅回答说，那像芭蕉叶的形状。他接着画了一片芭蕉叶，又再

画出去除叶肉、叶脉之后的芭蕉叶的轮廓，以此显示出那就是秋叶式洞门的模样。增田问何谓“斗门”？“斗门噎住”是什么意思？鲁迅就画出一支中国旧时抽鸦片的烟斗，又另画一图具体显示斗门在烟斗上的部位，再解释说：“装在斗门里的鸦片也须开小孔，否则斗门容易阻塞。‘咽住’（噎住）即阻塞。”当增田在信里画出两种他想像中的金箍棒的形状，询问孙悟空的金箍棒是何种样子时，鲁迅风趣地回答说：

no！孙悟空的金箍棒我也没有见到的荣幸。大约与普通棍棒差不多吧。为使棍棒坚固，往往两端裹上铁环。不过孙悟空是大富翁，他用黄金代铁包在棍棒上。

在这段文字后面，鲁迅另外画出一支更为合理的金箍棒的图样，在棒的两端标出“金箍”所在之处，再加旁注：“这就是‘金箍’。”当增田问及何谓“三清”之后曾这样写道：

“仙界情况不甚明了，真想早点成仙去看看。”（着重点引者所加）鲁迅在解释“三清”之后，针对增田的感慨又特意写上四个字：“同感，同感！”（同上）

就是在这种彼此十分信赖，无拘无束、自由而又亲切的问答中，鲁迅帮助增田解决了翻译过程中所碰到的种种问题，使增田的翻译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日译本《中国小说史略》终于在1935年出版。《答问集》里鲁迅和增田这些文字和图画，使我们体会到，当年一衣带水相隔一方的邻邦师生，这种书信往返，质疑应答，既是有关知识和学问的认真探讨，更是两颗心儿彼此之间一种十分亲切的交流。这种境界何等令人羡慕，令人向往！

看着鲁迅和增田这些问答，特别是看着鲁迅如何认真、耐心、细致地回答各种问题，画出种种图形，帮助增田理解“斗门”在哪里？斗门何以会“噎住”？“碌碡”和“磨”有什么不同？其“关眼儿”的准确位置又在哪儿？如此等等，我不禁想起鲁迅早年留学日本时，藤野先生如何认真、一丝不苟地一一订正

鲁迅听讲解剖学的笔记上图形和文字的错误。于是我从书橱里取出《鲁迅全集》第二卷，重新阅读着《藤野先生》里面这样一段感人的文字：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 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着重点引者所加）

鲁迅从日本回国以后，时常满怀深情地忆念着藤野先生。他说：“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记住藤野先生“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他不仅永远感念藤野先生对他学习上的认真、恳切的教导，而且非常敬仰这位日本师长的为人：“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以上均见《藤野先生》，着重点引者所加。）

读着《藤野先生》，读着《答问集》，我心头总感到一种温暖。是的，人世间有许多很可宝贵的东西，在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师生之间真诚无私的感情，难道不就是极可宝贵的一种？世界上有很多很可敬爱的人，那些对学生关怀备至，出于高尚的目的，对学生怀着热切的希望，对之进行不倦的教诲的师长们，难道不应当为我们大家所永远地尊敬和怀念？

《答问集》所体现的鲁迅与增田之间的诚挚之情，不能不使人联想起当年藤野与鲁迅之间的动人的故事。无论如何，鲁迅显然是把藤野老师在他身上倾注的真诚和爱，同样感人地又倾注在增田身上了。在共同探求知识、学问的历程中，两国学者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这种深情高谊世代流传，跨越了时空的界限。在这方面，我十分同意和赞赏增田的至友松枝茂夫先生的一

段评论，他着重从《答问集》所蕴藏的师生深情这个角度充分肯定了这本书的特殊可贵之处。他说：

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许可以说这是一本“情爱”的书。
在这本书中有其他书籍所没有的东西。这些东西远远超过知识和学问，它比知识、学问更生动、更美丽、更珍贵。

（《〈鲁迅·增田涉师弟子答问集〉序》，着重点引者所加。）

正因为《答问集》是一部弥足珍贵的书，它包含着美好的感情、深刻的意义和重要的价值，我们经过研究，决定组织力量将它翻译成中文出版。可惜限于这里现有的物质和技术条件，中译本远不可能象日文版那样的豪华精美，就这一点而言不无一点遗憾；但我也应当说，在这个译本里，却也同样寄托着与这项工作有关的所有人们的共同情意，那就是对中日两国学界先辈的崇高敬意、深切怀念，以及对于扩大、加强两国文化交流的真诚愿望。

伊藤漱平先生是增田涉先生的学生，他是当今国际著名的《红楼梦》翻译家和研究专家。他不但出色地将一百二十回《红楼梦》全部译成日文出版，而且人们从他的红学论文和有关汉学的其他多种著述中，可以了解到他是一位热爱中国文化，并且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传播作出不少贡献的汉学家。伊藤先生前些年来上海时，我们曾经聚晤过，后来在哈尔滨的一次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期间又曾相处数天，有过一些学术上的交往。这位态度和蔼从容、治学认真严谨的长者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很感谢伊藤漱平教授把日文版《鲁迅·增田涉师弟子答问集》寄赠于我的高谊，值兹中译本即将发稿付排之际，我觉得尤应感谢伊藤先生和另一位也是增田涉的学生的中岛利郎先生，如果没有他们二位合编的日文版《答问集》，也就不会有这本中文版的《答问集》。伊藤和中岛二位先生无疑做了一件对今天和后世的学者十分有益的工作。由他们精心整理、编注的这部《答问

集》，为人们研究鲁迅和增田涉，研究《中国小说史略》等著作增添了一份珍贵的学术资料，作为一份非常难得的文化史的珍贵文献，它还成了中日两国世代相传的美好的师生情谊和友好交往的见证。

鲁迅称藤野先生为“我师”，增田称鲁迅先生为“我的恩师”，伊藤漱平又称增田先生为“恩师”，称鲁迅先生为“师祖”。伊藤漱平还说，《鲁迅·增田涉师弟答问集》之所以定于1986年，亦即鲁迅逝世五十周年、增田涉逝世十周年的时候出版，“意在纪念鲁迅、增田涉师弟两人”。（《〈鲁迅·增田涉师弟答问集〉跋》）是呵！师长可敬，师恩难忘！这一切都使人感到中日两国学者心灵深处都有着尊师的传统，同时也说明中日两国文化中有着共同的、我以为是很值得珍贵的东西。

藤野先生，鲁迅先生，增田先生，他们都在他们的时代为中日两国学术交流和促进友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岁月如流，如今鲁迅、藤野、增田都先后谢世了，但是这些在中日两国学术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这些使后世人们感到亲切、一提到他们便会油然而生敬仰之情的名字，将随同他们的学术业绩和他们相互之间动人的故事，千古流芳，不断地流传下去，直到永远！

1988年9月13日写于上海

序

松枝茂夫

昔日偶读宫本常一《家训》，不知不觉间竟一口气读了一大半。这位优秀的民俗学者为采集民风，足迹遍及天涯海角。作品记叙了在偏僻渔村里会见一位心地善良、笃信宗教的母亲的情景。我至今仍记得，那渔村即岛根县八束郡的惠昙村。五十余年前，我曾多次写过这个古朴的渔村。然而，鲁迅先生比我更早知道惠昙村，因为它是增田君的诞生地。增田君是该村医生的后代。当宫本君于昭和14年11月采访惠昙村时，增田已去东京改造社工作（渔村更名为鹿岛町片冈村）。

《中国小说史略》译本出版时，我协助增田校对一事，以前曾略有所述。其实，读大学三年级时（昭和4—5年），由于盐谷先生以原版《中国小说史略》作教材，我早就仔细查考过书中的典故。帮助增田校对时，我对译文提出不少异议，这使增田君十分难堪，于是他写信向鲁迅先生求救。由于种种原因，校对相当艰难。尽管如此，译本终于由魔女社出版，这是一本使鲁迅先生欣喜的豪华译本。不久，我撰文在《斯文》杂志介绍此书，同时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增田的误译。反正那时闲着没事。作为有闲者，除了挑剔别人译文的纰漏还有什么乐趣呢？增田君是位好好先生，不管我说什么，他决不动怒。现在每念及此，羞愧难当，恨不得钻到地洞里去。

最近，在伊藤漱平、中岛利郎等增田君昔日弟子的努力下，出版了《鲁迅·增田涉师弟子问答集》。此书的制版和校对，该付出多大的劳力啊！对敢于承担这一艰难事业的汲古书院，谨致以

衷心的感谢。

读着这部书（我现在正在读校对稿），五十年前的往事涌上心头。本书第一部末，六条质疑之后的“一友人”，不是别人，正是我自己。

竹内、增田两氏相继去世后不久，他们保存于我处的书信，曾有人来查点过。正当我们一封封翻阅旧信封里的书简时，从增田君的信笺里飘落一张纸片来。捡起一看，大吃一惊，原来那是鲁迅先生的亲笔信。它是增田君从鲁迅复信中，剪下有关两行送给我的。这是鲁迅对我质疑的答复。复信中绘着女子臀部，故增田把原件给了我。查阅鲁迅致增田书信集，才明白那是1935年¹1月3日书简中的一段。这段文字与北京出版的《鲁迅书简》中两行空白正相当。当时我正翻译周作人的随笔，对其中“尾闾”一词不解，增田君替我向鲁迅先生请教。那纸片上两行字是鲁迅先生的答复。此事由于时隔四十二年之久，我几乎已完全忘却。难道增田君也遗忘了吗？不，他决不会。因为他一定多次见到那封留下剪去痕迹的鲁迅书信。其实他只要在信中提一提，我一定会把那张纸片奉还。然而他却没有那样做，大概是出于礼貌吧。增田君就是这么一个心地善良、性格内向的人。（关于这两行断片的发现，1977年9月5日的《光明日报》也作了报导。）

顺便提一提，在这两行文字之前，关于“支那的所谓点数”云云，是鲁迅先生对我指出增田君在翻译《藤野先生》中误译的解答。

喋喋不休地写下这些，也许有人会觉得我在自吹自擂。其实不然，因为增田君也曾多次直言不讳地指出过我的误译，那不过是我们这类“有闲无钱”者的一种游戏罢了。何况，我只是想说明增田君的谦逊和高尚的人品。

读罢此书，最令人感动的莫过于这两位异国师生间的绝对信赖关系。增田君犹如投入母亲怀抱撒娇的孩子，而给予温暖及搂抱

的则是鲁迅先生。即便对那些稚拙的问题，他也决不含糊，诚恳而又耐心地详加解释。鲁迅先生此种诲人不倦的态度，令人敬佩不已。当时正值鲁迅先生日以继夜地用文章向各种敌人作斗争的时刻。百忙之中，他以欢快、诙谐的笔调写下这些解答，我们从中仿佛瞥见了鲁迅先生的音容笑貌。

这使我联想起藤野先生与鲁迅的动人故事。众所周知，藤野先生在仙台医校对鲁迅关怀备至。鲁迅先生或许把藤野的恩泽悄悄地报答于增田了吧？我不禁这么想。

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许可以说这是一本“情爱”的书。在这本书中有其他书籍所没有的东西。这些东西远远超过知识和学问，它比知识、学问更生动、更美丽、更珍贵。

欣闻此书出版，谨缀芜辞，聊表贺意。

以上权作序言。

凡 例

一、本书是增田涉翻译魔女社版《支那小说史》和改造社版《世界幽默全集》第十二卷支那篇时，自昭和7年（1932年）至昭和10年间，与鲁迅先生之间的质疑应答书。现存八十余件，附排印字，影印成册。右侧为质疑应答书的照相版，左侧为排印字。

二、本书所收的质疑应答书，为方便起见，按如下三部排列。

第一部 魔女社版《支那小说史》（昭和10年7月）译出时，译者与原作者鲁迅间的质疑应答。

第二部 征得鲁迅许可，增田涉编译改造社版《世界幽默全集》第十二卷支那篇（昭和8年3月，名誉译者为佐藤春夫）时，与鲁迅间的质疑应答。

第三部 ①、岩波书店、岩波文库版《鲁迅选集》（昭和10年6月，与佐藤春夫合译）中所收《风波》、《肥皂》、《高老夫子》三篇小说译出时，增田涉与原作者的质疑应答。②、鲁迅的《小品文的危机》（《中国文学月报》第6期，昭和10年8月）译出时，与原作者的质疑应答。

这些质疑应答书，几乎都不署日期。其中，根据鲁迅书简及日记已判明日期的及大抵能推定时日的，均在卷末“解说”中注明。不过，日期不明的，为数尚不少。因此，第一部基本按原著《中国小说史略》的页码排列。译书出版后的质疑应答置于第一部末。第二、三部，分别按译本的目次排列。

三、质疑应答书的影印件大致与原件同等大小，但因版本关系，对以下几项作了若干缩小——第一部NO·1、5、7、8、11、12。

四、鲁迅与增田涉的质疑应答大多记于稿纸、信笺和本子上，有单面记的，有双面记的，也有两页连着记的。影印时，原则上一页作为一面。三部分标上统一页码。为保持原件面目，同时使用辅助号码。例如，NO·3—2，一页容纳不下的分作两页。

五、为帮助阅读，排印字采用红、黑两色套印。黑字表示增田涉的质疑，红字表示鲁迅的答复。

因为印刷关系，排印字不得不简化，即汉字原则上采用常用汉字。另外，涂改和附加插入的地方，不少场合无法再现，只得省略。对于标点，句末一般用“。”（句号），中文引文逗点一律为“，”，日文为“、”。

鲁迅用日文回答时，频繁使用“>”（コト）、“丨丰”（トキ）的省略合体字，印刷时仍照原样。发现误记，本书不采用“SiC”的记号标出，但在《解说》中予以说明。

目 次

鲁迅、增田涉遗影

中译本序.....郭豫适 (1)

序.....松枝茂夫 (1)

凡例..... (1)

第一部 关于《中国小说史略》的质疑应答..... (1)

第二部 关于《世界幽默全集》第十二卷《支那篇》的

质疑应答..... (49)

第三部 关于《鲁迅选集》及《小品文的危机》的

质疑应答..... (89)

解说.....中岛利郎 (93)

跋.....伊藤漱平 (117)

跋文补记.....伊藤漱平 (136)

中译本后记..... (152)

第一部 关于《中国小说史略》的质疑应答

原著第19页第4行^①：

司天之九部及帝王之圆时……

问：“天之九部”是否指九天的各部？

答：yes。

问“囿”与“圉”通用吗？

答：yes。

问：“時”改作“峙”抑或写成“峙”？“峙”是小丘之意吗？

答：写作“峙”，在其下方注明：“疑‘峙’之误”，如何？“峙”系祭天地五帝的一定场所。然此处由于是上帝（即神）之“峙”，故可释为宴飨诸神的地方。

原著20页第11行：

天子赐奔戎马十驷，归之太牢……

问：“归之太牢”的“之”是指“奔戎”吗？

答：yes。

问：“太牢”是“牛”？抑或“牛、猪、羊”？

答：是“牛”，不是“牛、猪、羊”。

问：“归”是“归附”（赠品）之意吗？

答：归顺之意。

^①译者注：页码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九卷为准，下同。